新訂四書備註

粵東鄧 林退菴先生手書　裔孫 煜燿生編次
寶安祁文友珊洲先生重校　江甯後學杜定基起云增訂

離婁

離婁一名朱黃帝時人明此章論爲治者在實行先察秋毫幽室王之仁政離婁三節言治之中能辨五不可無法不徒三節言法色橫斜曲直不可不遵惟仁者三節言聰是智慧一見不失毫君不可不遵法力躡四節善於審音髮也莊子云言臣不可不輔君遵法他仁政是教黃帝亡其玄處論政重心此獨重法以養之法度珠使離朱索當時諸侯蔑視井田學校也六律截竹爲管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陽故也章內先王之道先王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爲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之法作四提綱宜著眼

離婁章旨

公輸子一名般魯爲母作舟二段借制器審音引起矩者成方員之法度也雖以離婁之至明公輸子之至巧使不以爲方員之規矩則木人爲御機堯舜如詩曰體然即堯舜明巧無所施不能成方員之器六律者正五音之法度也雖以師曠之至聰使不以關一發其重亦是借來說雖堯舜不能陰陽之六律則聰無所施不能正樂之五音曲藝且然況治天下者乎仁政者治天遂行又爲木外仁政爲治極言法之不下之法度也雖堯舜有愛天下之至道使不以教養之仁政則心無所施不能遂生

離婁章句上凡二十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明以目言公輸子之巧巧以心言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也師曠之聰可無法度仁政者蓋孟子論爲治當行先王之政而因責望於君臣也曰治天下有治天下之法度也言心法先有治法法之不可廢於天下也尚矣試以曲藝言之規

禹令之自飛可廢也通章道字指仁政復性而平治乎唐虞之天下然則爲治之不可無法卽器之不可又爲楚設雲此道字指其蘊蓄運用於內無規矩準繩之不可無六律也世之求治者奈何欲廢法乎○今有仁心仁聞仁心梯攻宋又怨一心者對仁政言十二律溢爲仁聞及後世不行先王之道也以後吳人殺其父黃帝所作陽六爲律陰六重仁心上而民不被其澤澤是仁及當時道字作木仙指吳爲邑只言六律者陽統陰都指上聞去聲○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言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寺宗廟以麵爲犧牲斷死刑必爲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離夫堯舜之治固不能外法度而今之爲君者亦有仁民之心存於中有仁民之聲聞於人而民不實被其教養之澤不可取法於後世者何哉蓋由不能行先王仁政之道故也此可見心與法之當兼舉矣○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善是仁心徒去不能以自行法是政作治字徒善節旨

師曠字子野三句意

今有節旨

此重不行先王之道句卽上節不以仁政行是也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爲仁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量審法制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故曰徒有善心而無仁政則澤不及民不足以爲政徒有善法而無仁心則政爲虐文不能以自行是仁政固當本諸仁心而仁心尤當推諸仁政世之爲治者可不猛省哉

不愆節旨

愆去聲忘

不得已援琴原盡善而當遵也是上下詩之言觀之可
而鼓之一奏文關軸弦就太過邊說忘忘之過不能平治天下者未之有是理也人亦何爲而不遵哉○聖人既竭目力焉
之有玄鶴二就不及邊說
八集乎廊門　聖人節目　聖人是創制立法者竭是　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此句承上規矩
再奏之延頸聖人即先王貫一節乃上　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又不忍人
而鳴舒翼而古創制立法之聖人與夔　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即
舞平公大喜輸師曠用法者不同亦上仁政兼　仁即恩澤覆是覆冒　註準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覆被也此
又欲聞清角兩段引起末段百工之事教養言而仁覆天下矣　天下包後世在內　註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
之音曠曰昔皆聖人所作故規矩律音猶以爲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爲法度
者黃帝以大與不忍人之政作一統說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言立法以及天下其利爲無窮也聖人
合鬼神今君耳目言力心言思者耳目　既竭矣目力焉凡所以爲方員平直者已得之矣然又制爲規矩準繩之法度以繼
德義薄不足之視聽以力而心之官則　繼之以爲方員平直使人皆取法焉則徧天下與後世而不可勝用也聖人既竭矣
以聽之聽之思也禮云目巧之室則知　耳力焉凡所以爲五音者已得之矣然又制爲六律之法度以繼續之以正五音使
將敗曰竊人聖人不用規矩準繩亦能　人皆取法焉則徧天下與後世而不可勝用也聖人既竭矣心思焉凡所以仁天下
老矣所好者制器但不能遍天下及後　者已得之矣然又制爲不忍人之政如教養之法度以繼續之使人皆取法焉則徧
音也曠又不世耳故制爲法度以繼續　當世之天下與後世之天下而仁皆覆庇之無不被其澤者矣先王立法之善如此
得已援琴而之繼字重看不可勝用與　今之爲政者矣可
鼓之一奏之仁覆天下即就聖人立法　不知遵而因之乎○故曰爲高必因丘陵　因是依小山曰丘大山曰陵　爲下必因川澤流水曰川
有白雲從西上說不在後人用法上說　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爲政兼立政輔政說不主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爲高
北起再奏之爲高節目　因是徒恃其聰明意　言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
大風至而雨隨之裂帷幔不可不遵者只因之而已　此結上二節見立法之善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　言故曰爲高者必因乎本高之丘陵此爲高之智也爲下者必因乎本下之川澤此爲下之智也爲政者不

飛卿瓦左右借爲高下兩因字與起末皆奔走平公句兩必字有力智只在勞恐懼伏於廊逸上見已上兼責君臣屋之間

是以節旨

六律五音是以字承上起下以來脈黃帝使伶倫言則上句爲重宜字內隱道者也播惡於衆自大夏之西見得有仁覆天下在以去竟帝之陰取脈言則上句只引起下句竹之澗谷生故下節緊承不仁者一面說

上無節旨

此節正播惡於衆之實首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笛以聽鳳之鳴其雄鳴先王之法盡在一揆字中爲六雌鳴亦六此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謂律本○五聲最身之違法言道是理之準

因先王仁政之道則是昧於用力之地猶可謂之皆奔走平公句兩必字有力智只在勞智而明於爲政者乎甚矣仁政之不可不遵也○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是以承上六節來宜字含被澤法後意高位即君位不仁而在高位者反看是播其惡於衆也播惡於衆照上仁者下節看便明言有仁自大夏之西見得有仁覆天下在以去爲不足法仁政爲不足行是流毒當時貽禍後世播其不仁之惡於衆而天下皆受其禍矣○上無道揆也上指下無法守也指君臣

朝不信道朝雖所指在君然亦兼在朝之臣寫說得廣工不信度工指內外百官漸說下來君子犯義信義行於君子小人犯刑僥加於小人國之所存者幸也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戒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不亡者幸何以見不仁而在高位之禍苟君上無道理以揆事也則臣必無法度以自守也上既無道揆是朝廷之上不知信乎道而所行與道悖矣下既無法守是臣工不知信乎度而所爲與法違矣朝既不信道則在位君子視道義爲可忽肆意妄行而干犯名義矣工既不信度則在下小人亦視法度爲可玩作奸作慝而干犯刑憲矣是皆相因之勢而其弊則在於上之不仁以播惡於衆如此斯其國之所存者特僥倖也豈理之常哉○故曰城郭不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濁徵清者爲角稍清者爲徵最清者爲羽十二管長短者聲清宮商角徵羽之高下無定準必以守可知賊民如紅巾黃巢之之○五聲之中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君詩凡伯刺厲王之臣曰上天方欲顚蹶乎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也○泄泄猶沓沓也泄泄相去各一律言君既不仁全賴臣義周時語沓沓卽泄泄之意蓋大詩之所謂泄泄猶時語之所謂沓沓則音節和至士扶持之力天既方蹶臣是戰國時語言孟子時人語如此○言也明於沓沓之義則明於泄泄之義矣○事角與徵羽與又泄泄焉用彼相爲無然宮相去乃二二字是責望意律則音節遠

泄泄節旨

故角徵之間此不徒訓字正引時俗所近徵收一聲其惡者以深著其情形之比徵少下謂可恥可鄙黃際飛云泄泄之變徵羽宮是箴規大夫之語沓沓是之間近宮收里巷笑罵之談

天之節旨

城郭節旨

害也害是上指君無禮下無學是不知道戎翼翼是起此句曳無日事實上無禮卽無道揆下無學承上無禮來則民翼翼承下無學來曳無日無日甚言其易○亂鄰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言故曰城郭雖不完兵甲雖不多特國之不强耳非國之害也田野雖不辟貨財雖不聚特國之不富耳非國之害也惟上無道揆而不知禮則無以敎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爲亂由是喪是國之城亡註上不知禮則無以敎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爲亂不知之禍如此無日甚言其易○亂鄰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言故曰城郭雖不完兵甲雖不多特國之不强耳非國之害也惟上無道揆而不知禮則無以敎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爲亂由是喪是國之城亡註上不知禮則無以敎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爲亂不知之禍如此

無然泄泄無然上詩大雅板之篇蹶顚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無然行仁政以戒辭言天欲顚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言平治天下豈特爲君者之責哉輔治之臣亦與有責焉觀詩大雅板之篇○泄泄猶沓沓也泄泄是東周時語沓沓卽泄泄之意蓋大詩之所謂泄泄猶時語之所謂沓沓則音節和至士扶持之力天既方蹶臣是戰國時語言孟子時人語如此○言也明於沓沓之義則明於泄泄之義矣○事君無義進退無禮此進退只是尋常出入禮主節制說言則非先王之道者言是告君之言道卽仁政猶沓沓非息緩悅從而視正室若無與於己此正泄泄之意猶沓沓之謂也爲臣者當知所戒顧麟士曰上言泄泄猶沓沓已想見此事君無義三句此矣補三句又畫出一個怠緩悅從之貌來故結之曰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

沓也猶沓沓上須補泄泄非詆然所謂泄泄猶沓沓之實何如事君之際但以承順爲基而無持身之禮告君之言則非毀先王之道而以仁政爲不足行蓋其動靜語默無非怠緩悅從而視正室若無與於己此正泄泄之意猶沓沓之謂也爲臣者當知所戒顧麟士曰上言泄泄猶沓沓已想見此事君無義三句此矣補三句又畫出一個怠緩悅從之貌來故結之曰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

一聲少高於事君節旨

宮謂之變宮事君兩句就立朝時說語

○律音損益意注重非先王之道上此

相生黃鍾爲正盡個世世光景

宮數八十一　責難節旨

三分損一得此又承上三節結之上二

五十四下生句固重意尤注在末句見

五十四下生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

林鍾爲徵徵不可以世世者賊其君也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責難事責於君必欲使其君以仁心行仁政而得爲

三分益一得恭意思較闊大敬意思較親切

七十二上生細密故分言之責難是先仁心如何爲仁政使其君曉然知正理之所在而邪僻之心閑塞不萌無或自陷於

太簇爲商商立個大志以帝王之道爲有過之地也是以誠實事其君而不以容悅事其君則謂之敬若謂吾君不能爲堯

三分損一得必可信必可行陳善閉邪辭而不以難事責之善道陳之直害其君者矣不謂之賊乎此爲治者固當以仁心

四十八下生使是做責難底工夫條件仁聞行先王之仁政而非君臣交任

南呂爲羽羽仇讐柱云責難陳善照定其責亦不能有成也尚其勉之哉　補心我爲開陳善道以曉之則所謂邪者不難於閉之矣

三分益一得本章仁政說

六十四上生規矩章首

姑洗爲角以此章以仁民爲主首二節

六十四而分欲人法堯舜之仁末二節

三零一則數欲人盡幽厲之不仁中引

奇零不生矣孔子語分擔兩頭幽厲之

於身去其一隅正以堅其法堯舜之心

而三分損一也前兼君臣後單言君意

之恭責是責備難是事之難者如陳善閉邪謂之敬陳是陳明善即仁政閉是禁遏

欲君爲堯舜意恭指尊奉言邪即不仁敬指愛君誠切言

吾君不能謂之賊不能是謂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

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

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

註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爲堯舜

鄒氏曰此章言爲人臣以

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

規矩章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

至是莫可增損之意聖人人倫之至也人倫是五品之倫序註至極也人倫

註規所以爲方員之器猶盡也孟子勉當時法堯舜以盡仁曰凡天下事物皆有中正

聖人盡所以爲人之道言不可易之則如制器者員取諸規方取諸矩規矩乃方

員之至不可以加損者也若夫五品人倫皆推聖人聖人乃人倫之至不可以加損

者也蓋人倫之貴賤親疎等殺常變惟聖人之生知最精安行盡善皆合乎天理人

得四十二爲原重君一邊規矩節旨變宮變宮三分益一得五此以法之至形起倫之至十六爲變徵至孛勿作高遠看惟盡故謂隔八者如至見不可易曾臧子爲黃鍾之宮歷丑寅卯人倫兼五品而專言君臣員之極此孟子所以責然人倫莫大於君臣聖人莫盛於堯舜欲爲君而盡乎君之辰巳午至未者本爲當時之君發即臣道性善而稱堯舜也言道以無愧於君之倫欲爲臣而盡乎臣之道以無愧於臣之爲林鍾之徵亦是件說觀末二節可見倫二者將安所法哉惟曾法堯舜而已矣盡堯舜之爲君爲臣者道之至也苟爲臣是三分損益兩欲字各連著盡字作句正所以隔八法堯舜是照仁說下反四相生非兩項語是照不仁說

道二節旨

事旋相爲宮者每律皆可以起宮也

規矩準繩

前漢書云權衡生規規員生矩矩方生繩繩正生準準正則平

四書補注備旨　孟子卷二　四

情之極天下其孰能外之然則有○欲爲君盡君道君道主規矩節旨　欲爲君盡君道君道主盡倫之恩者不可不知所法矣○欲爲臣盡臣道臣道主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二者指君臣盡道堯舜是盡人倫之聖人而已矣見無他法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敬是慢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賊是主法堯舜以盡君臣之欲爲節旨　言道猶用規矩以盡方道二節旨　道二猶云兩條略耳仁與不仁在孔子大槩說天理人欲孟子引來則以法堯舜說

暴其節旨

此承上賊其民來甚不甚衡衡生規規員生矩矩方生繩繩正生準準正則平屬此泛說證下註幽厲指

仁與不仁而已矣仁不仁孔子口中泛說主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暴即賊其民之甚者弒國即賊其君之甚者亡即危哉○此四句是生前之禍

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百世以極遠言不能改是不能改主幽暗厲虐皆惡謚也祖父惡謚此三句是死後之禍言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諱如使爲君者不法堯舜而入於不仁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言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不仁而暴其

衡而均權矣周之二王言不及桀紂者是爲五則規謚法周公始立耳——

般鑒節旨

詩人本欲厲王鑒紂而設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也禍之見於身後者如此不亦可懼之甚哉（詩云殷鑒不遠殷指紂是戒在夏后之世夏后指桀此之謂也此之謂指上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生於其後者觀此亦可鑒矣大雅蕩之詩有云殷紂之所當鑒也而孟子引之以厲爲鑒也講者不在於遠近在夏桀之時此正今人當以幽厲爲鑒之謂也然則爲君者可不法堯舜而甘以幽厲自居爲臣者可不誅弑其君而忍陷其君於幽厲也哉）

器械令得其類也矩者所以矯正取方器械在夏以明周鑒在殷原有以矩方器械也規矩相須幽厲爲鑒此之謂也內又陰陽位序員方乃成準首

三代章旨

此章深爲不仁者警雖從天理所以撥乎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亡三字

三代節旨

運體權衡合德百工由焉以定法式

幽厲

幽王名宮涅厲王之孫宣者言重此節廢未至亡國

孟子蓋欲爲當世諸侯下針故特援三代以起案

國之節旨

上節是已然者此以必然言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仁就愛民上說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其字指三代不仁自暴虐上說註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天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言下非無自也以禹湯文武之仁得之其後之失天下之蓋得失之係於仁不仁如此○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亦字對上看然字指得失以仁不仁言註國謂諸侯之國言亂而亡者亦以仁不仁如三代然者可見國之得失不異於天下則諸侯不仁不保社稷是諸侯所主者卿大夫

民甚則身被弑而國以亡不仁而暴其民不甚則身亦危而國亦削禍之見於身前者如此不特此也及既沒之後據其暴行加以惡謚而名之曰幽以表其昏名之曰厲以表其虐公義所在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歷百世之遠

天下節旨

天子節旨

下此而有家有身者又可知也○天子不仁不保四海以天下言諸侯不仁不保社稷社稷是諸侯所主者卿大

曰後裔人有此言不仁之禍無一人可罪請入女子免尚是大概說

贖之是爲裔今惡節旨

此深明不仁之難免死亡長矣卿大夫而荒淫不仁不能有家而保宗廟矣至於士庶人而荒淫不仁不能有身而保四體矣不

妙發之生伯服發申后及爲危言以戒當時也

宜白申侯怒與犬戎攻幽

愛人章旨

王殺王於驪此章爲時君治效未臻而喻其死亡不免

山下於是諸侯莫朝欲特以反安意於不仁之行欲無死亡其可得乎是猶惡醉而強酒

侯其立宜臼宇提醒之首節虛論其理

是爲平王東遷節力責以反求工夫工

愛人節旨

遷洛邑而西夫既盡則自有身正之化

周遂亡○應末節引詩重永言七

王名胡夷王

愛人治人禮

子也王好利

仁智敬是體愛人治人禮

近榮夷公芮

人是用三反字不徒空空

良夫諫曰夫

自反便有愈加愛治禮意

利百物之所

三人字指臣民說

生也天地之

行有節旨

所載也而欲

行有不得雖是推開其實

專之其害多舍此三者更無自反處不

矣王人者將過卽此三者無刻無處不

夫不仁不保宗廟卿大夫所祀者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四體卽四主言必夫不仁亡

戕以身言言註死亡○講何在而可

也如天子而暴虐不仁不能保四海於無疆矣諸侯而暴虐不仁不能保社稷於靡

仁之得禍如此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今指當時諸侯樂

身而保四體矣不

句曰惡醉強酒正此承上章之意○講凡此不能保者皆死亡之禍也夫死亡固可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有安意以爲之意是猶惡醉而強酒是字捐上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愛主恩惠言不親

東禮人不答反其敬禮是謙卑遜讓不主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講孟子因

意禮人不答是不以禮待我註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倣此講上言仁

之我親矣而顧有不親焉則必反其仁恐我之愛人有未至也用智以治人宜乎人

人宜乎人之我答矣而顧有不答焉則必反其智恐我之治人有未至也施敬以禮

○行有不

得者行指凡所應接者言皆反求諸己下一皆字見

治以政敎號令言

治人不治反其智治不治是不就吾約

歸指主不得

自治當詳也其身正是反身盡道而天下歸之心言言謂不

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不但已也凡

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言吾身之所行

導利而布之反求耳故下一皆字其身處事接人應物之間有不得遂其所願者皆反求諸己以盡其道如此則自治益詳上下者也今正是責難語當重讀天下而其身正矣身正則仰德者傾心雖天下之人皆歸於我矣豈特一家一國之人我榮公好專利歸是我足語當急讀身正親我治我永言是長念配是合命以天理言自求多福多福盛註解見前篇○亦而不知大難即在反己內天下歸即在答而已哉○詩云永言配命大雅文王之詩有云人能長言合於天理則盛大之福自我致之可以是教王王其身正內層層倒綴上去其能久乎後永言節旨見身正而天下歸非倖致者然則有御人之責不可無自反之功矣引仁則榮章國人畔襲厲此重永言不重自求蓋反無二義但彼證仁則榮福自己求之意重下自求句此乃證王王奔鼷求之心無期效之心也背反求諸己其身正天下歸之意重上永言句略有分別

恆言全旨

此章示人君當知所本重本在身三本字皆主教化說恆言是人所常言不本在家家指宮闈家之本在身此句是恆言所未及者註恆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是恆人之言上二本字是末中之本特以引起下一本字上二本是恆言中所有而爲推原之下一本是恆言所未備而爲補足之蓋身爲家之本即爲國與天下之本也

爲政全旨

此章見身化之易重不得罪於巨室句上身意即在

○孟子曰爲政不難爲政自君言不得罪於巨室不得罪謂合正理而不致怨非曲法以奉之也巨室之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不得罪三字內不必另講　為政即照行教沛然也臣慕一國慕之一國慕非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天下慕亦政即政德教之所施也溢兼臣民言故沛然德教之溢為政即照行教沛然也臣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天下慕亦政即政德教之所施也溢兼臣民言故沛然德教之溢非一代之臣大家是貴宦之家分兩項說巨室與國同休戚實有責備君身意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不得罪非巨室不罪我乃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我身無可罪之嗔慕者怨服而愚吾身之不修吾身既修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之反也巨室所慕四句一氣滾下見不難意巨室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修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而一國天下即慕者非徒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弘輸誠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向巨室討消息人心不約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耳孟子承上章本身之意而言曰人君欲為政於天下而而同此可想德教沛然光能服其心故爾止此類也言使德教遠被孰不以為難哉自我言之則有所不難惟慕溢字從沛然生四海極在正身以得巨室之心而不取其怨怒耳蓋巨室者人情所瞻仰也吾既不得罪於言其所至之遠

天下章旨

此章激發諸侯自強行仁

巨室而為巨室之所慕則一國之人必以巨室之心為心而慕乎我矣國人既知所慕則天下之人必以國人之心為心而慕乎我矣至於慕以天下則四海之心皆於我乎攸附由是德教所孚自沛然洋溢乎四海而不可遏矣信乎為政不難矣

以回無道之天意前三節引起重後三節以師文王為主蓋不能自強則但如景公之順天惟修德行仁乃能為文王之回天也總註極明

孟子曰天下有道有道是尚德尚賢之世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大德大賢指天子小德小賢指諸侯但德以蘊言賢以人言天下無道無道是尚強弱強以甲兵言斯二者天也二者指上二段天兼理勢言順天者存順天如有道則聽役於大德大賢無道則聽役於大國強國逆天者亡反上主有道之世人皆尚大之世小役大弱役強小大以土地言

註極明

乃能為文王之回天也總

天下節旨

此節從論理勢如此以有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講分有二非出令以使人則聽命以役使於道陪起無道上兩役字是人此相臨之定分也然有尚德尚力之不同若天下有道人皆修德而位必與德稱心服下兩役字是力服主諸侯德之小者見役於天子之大德諸侯賢之小者見役於天子之大賢若天下無順天說是本節分位下面回天意勿遽插入

齊女吳

越絕書闔廬

齊景節旨

伐齊大克取齊君女爲贅道之正法也只看挑動一子爲造齊門齊女思其國死葬於西山化爲白龍而逝○所嫁乃闔廬長子名先師卽先輩之先勿泥

如恥節旨

齊景節順天事也今也節逆天事也逆天旣不可順天又不可兩路逼出師文

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修德則但講孟子勉當時修德以自強也曰天下之大役於諸侯力之強者夫有道德不及人而爲人所役無道力不及人而爲人所役斯二者皆理勢之當然天之所在也順其理勢者則國以存逆其理勢者則國以亡觀於存亡之幾而有國者當審所尚矣○齊景公曰景公齊旣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絕物猶言與人暌絕涕出而女於吳涕出句是紐點個恥字正註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强之事也今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着與爲曾而畏其强故涕泣而以女與之講我觀古人有不得已而順無道之天矣昔齊本强大之國也至景公則力已小弱吳雖蠻夷反以其强大而畏之故景公自言曰凡有國者之與物相與也非令人則受命於人今旣不能出令以使人又不屈已以受命於人是與物相暌絕也物可得而絕乎於是涕出而以女嫁於吳焉蓋情雖所不忍而勢出於無奈齊景公之能順天以保國○今也小國師大國師效尤意而恥受命焉恥受命是不爲大國所役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弟子比小國先師比大國講言小國不修德以自强其般樂怠敖皆若效尤夫國喻言其不能免恥講大國之所爲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講以齊之大國不能自强遂見役於吳如此況小國乎今也小國處無道之世不能修德乃師效大國般樂怠敖之所爲而又恥受大國之命令焉是猶弟子而恥受教命於

王來獨言文王者文王以先師也身爲弟子豈得不受教於師國既小弱豈得不弱小而强大是能回天的聽命於大國是在勉力自强求其所以免恥者而已矣○如恥之恥是恥受橈子師文王處舍下好仁文王是師其修當時大國如泰楚小國如韓王爲政於天下則化無道爲有道矣

商之節旨

此明文王爲政於天下之事以見其可師也克商是武王事詩歸美文王者以武王功之所成實文王德於天下矣而何有於受命之恥哉之所致故周公追述以戒上帝卽天也命成王商之孫子六句言商以天下命於周侯于周服周服是商孫子皆爲周諸侯殷士膚敏裸將于京京周之京師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衆遇仁而失其衆天國君好仁倪氏曰周禮有秬鬯有鬱金敏二句言商孫子之臣亦皆奔走周廟之祭商孫子皆弁冕以秬黍爲酒其名曰秬及殷士兩層重在孫子邊指仁心行仁政天下無敵敵抵當言文王之事膚敏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皆將祭則築天命靡常尤其肯要也仁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裸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之以和鬯酒衆字承其麗不億說國君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於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名鬱鬯裸乃二句因文王而泛論其理助王祭祀於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

用之即其芬芳俱孔子之言
香旁達以降
神也者以其
條理也

欲無節旨

此反言以決之也引詩只
重誰能二字見欲無敵於
天下者不可不以仁懼參
云不以仁如何能無敵不
以濯如何能執熱只一比
照間而詩意已到下乃點
明

不仁章旨

此章言人君敗亡之禍皆
其自取重自取字正意說
在首節已含自取禍字二
節借聖言點醒之大人二
節宜着眼取自字上句仰

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言可見文王固所當師矣試以其事言之詩云可爲衆猶所謂難爲兄難爲弟云爾言商之孫子其數不止於億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孫子皆臣服於周矣所以臣服於周者以天命靡常歸於有德也然不但孫子服之凡殷士之容貌膚大才能敏達者皆執祼獻之禮助祭於周之京師焉孔子因讀此詩而歎曰我周至仁商孫至衆以衆遇仁則衆失其衆而不可爲衆也大國君誠好修德以行仁將天下尊親之誰與之敵由大雅之詩與孔子之言觀之則無敵爲益信矣○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豬國也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濯文王我師仁者執熱之先非

執熱而後濯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主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譬然則欲無敵於天下者必行仁政而後可○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

乃今也恥爲大國所役欲無敵於天下而不師文王以好仁是猶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然則誰能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乎夫亦盡人以俟天勉而已矣章旨不徒教人聽天所命教人從聽天命中修德以自強可知順爲賢德而可矣而天之說只是陪起回天之意中間如恥之二句是順天回天兩頭轉換要語正通

章最喫緊處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不仁者指當時君說言是忠言安其危安是視爲無患意危如國家衰弱外變將作之類而利其所以亡者樂是喜爲意所以是致亡之由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

是不可與言那句句陳他聽言總註心存不存是推本言之

不仁節旨

本欲與之言那從不可與言說起屬望更殷中二句正不可與言處末二句反言喚醒

滄浪

倪氏曰漢水東爲滄浪之水見禹貢鄖孺子之歌全是無心玩兩道元云武當可以字蓋水之可非孺子縣北四十里有洲曰滄浪之洲水曰滄浪水是也

孺子節旨

孔子只將歌辭細繹一番便已指點殆盡斯字從上可以字生來自取又從斯字生來然一矣字側重濁邊情辭乃極危悚自取句就水說而意自廣

夫人節旨

此從孔子自取之言而推

有孺節旨

孺子之歌全是無心玩兩道元云武當可以字蓋水之可非孺子縣北四十里有洲曰滄浪之洲水曰滄浪水是也

孔子節旨

孔子只將歌辭細繹一番便已指點殆盡斯字從上可以字生來自取又從斯字生來然一矣字側重濁邊情辭乃極危悚自取句就水說而意自廣

夫人節旨

此從孔子自取之言而推

敗家之有此二句反言正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爲危菑而反以爲安利也所以聽言總註心存不存是推本言之

不仁節旨

本欲與之言那從不可與言說起屬望更殷中二句正不可與言處末二句反言喚醒

滄浪

倪氏曰漢水東爲滄浪之水見禹貢鄖孺子之歌全是無心玩兩道元云武當可以字蓋水之可非孺子縣北四十里有洲曰滄浪之洲水曰滄浪水是也

孺子節旨

孔子只將歌辭細繹一番便已指點殆盡斯字從上可以字生來自取又從斯字生來然一矣字側重濁邊情辭乃極危悚自取句就水說而意自廣

夫人節旨

此從孔子自取之言而推

敗家之有此二句反言正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爲危菑而反以爲安利也所以失其本心故其顚倒錯亂至於如此所謂喪而孔子微當時不仁者曰人君有其國家而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言欲長保治安莫過於聽言若夫不仁之君本欲與之言那從不可與豈可與之言哉蓋其私欲固蔽失其本心危之所在本非安也彼則以爲安菑之所在本非利也彼則以爲利致亡之道本不可樂也彼不知其亡而反樂其所以亡者正不可與言處末二句反其顚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與言也使不仁而可與言則必因人言而悔悟去危而圖安去菑而圖利去亡而圖存尚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歌

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註滄浪水名蒼然其色者非誘命於天則歸罪於人而不知皆由於自取也不觀孺子之歌與孔子之言乎昔有孺子睹滄浪而歌曰滄浪之水時而清兮清可以之濯我纓也滄浪之水時而濁兮濁可以之濯我足也夫不問其清與濁而皆可適於用此其歌固出於無心者矣○孔子曰小子聽之小子是門弟子之指歌言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二斯字有味自取之也自取是水之主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便已指點殆盡斯字從上清濁自致言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皆孔子聞之而謂其弟子曰孺子之歌有至理存焉小子其聽之夫水之清可以字生來自取又從斯字生來然一矣字側重濁邊情辭乃極危悚自取句就水說而意自廣可見言斯以之而濯纓夫水之濁斯以之而濯足矣貴賤異用非人所爲皆水之清濁自取之也觀物理之自取而人事可知矣○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侮是玩狎自侮是身不脩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毀是破壞自毀是家不齊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伐是侵陵自主所謂自靖由孔子之言觀伐是國不治言取之者之天下之事其

廣之也曰自侮自毀自伐然不由於自取乎夫人必自有取侮之道然後人得而侮之家必自有取毀之道而後人得而毀之國必自有取伐之道而後人得而伐之可見變不虛生惟人所召使見不得歸其咎於人　太甲節旨　後人得而毀之隙彼胡爲而來哉信我無可乘之

此引書證自取之意曰自作見不得諉其數於大　乎亡國敗家皆不仁之自取也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　孽是禍違是避　自作孽不可活　紲節章旨　自作是自取活是生　此之謂也　此字指不主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冥觀仁自取意言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言商

此章勉時君志仁以圖王　書太甲有言曰天作之孽雖似難逃然人脩德回天猶可以避若自作之孽災殃立

意以今天下節爲主前三節泛論民心歸仁而以必自作之孽則必能聽信忠　王動之後二節申明好仁言而無亡國敗家之禍矣

節泛論民心歸仁而以必自作之孽則必能聽信忠王動之後二節申明好仁言而無亡國敗家之禍矣

當速而以死亡惕之仁民之要只在與聚勿施二句　紲節節旨　以失天下引起得天下歸重與聚勿施上民之欲衣食安逸民之惡飢寒勞苦此易知也但此以如此爲語主民之所欲皆爲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最緊所謂人情莫不欲安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富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逸三王養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樂三王成之而不奪此類之謂也　○孟子曰紲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　將紲紂開譬便是今諸侯樣子失民是失天下之由　失其民者失其心　失心是失民之由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　得民就是得天下之道　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　得民心就是得民之道　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　與聚是興利意　所惡勿施　勿施是除害意　爾也　爾是易知也　言之由吾觀夏桀商紂之失天下何也由失其民也難或便民而不便若或便民而不便久而不便將必果斷行之惟得其民則有人有土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惟得其心則近悅遠來斯得其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